

自然宗教：社会达尔文主义

编者注：首次发表于《圣路易斯都市之声》第 4 卷第 9 期（1994 年 9 月）。

有人说，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哪本书对社会的影响能超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者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 1859 年《物种起源》出版后写道：

随后关于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差异、阶级结构和性别角色的论证，主要都打着科学的旗号。（《人类的误测》，W. W. Norton and Company 出版社，纽约，1981 年，第 72 页）

达尔文本人似乎赞同将他的进化论思想应用于道德和社会问题。在 1869 年写给 H. Thiel 的一封信中，达尔文说：

您一定会相信，我多么高兴地发现，您在道德和社会问题上运用了与我之前在物种演化问题上类似的观点。我以前从未想到，我的观点可以扩展到如此迥异且至关重要的领域。（《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平与书信》，弗朗西斯·达尔文编辑，D. Appleton and Company 出版社，1896 年，第 2 卷，第 294 页）

那些试图用“科学”（进化论）来证明其道德和社会观点的人，最常引用的达尔文主义特征是“适者生存”

的概念。将达尔文主义教条应用于人类社会和行为，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沦为种族主义的“科学”
辩护。

达尔文进化论最阴险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试图抹杀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不仅导致人们将人类与猿类进行比较，还导致人们将人类分为“最高级”和“最低级”两类。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是最早被认定为比白种人“低等”的群体之一。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其著作《人类的误测》（第三章）中指出，一些人类学家为了证明白种人的“优越性”，甚至不惜篡改数据。例如，许多人类学家假定大脑大小与智力相关（事实并非如此），便故意夸大白种人的头骨尺寸，而低估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头骨尺寸。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沦为种族主义的“科学”辩护。

或许有人会说，达尔文绝不会赞同这种对他的“理论”的滥用，但他自己的著作却揭示了深刻的种族主义含义。在其著作《人类的由来》第六章中，达尔文预言，最终进化会通过灭绝诸如大猩猩和黑人之类的“进化中间体”来扩大人类与低等猿类之间的差距！达尔文宣称：

届时，这种分化将会更加明显，因为它将出现在比高加索人更文明的人类（我们希望如此）与狒狒这样低等的猿类之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出现在黑人或澳大利亚人与大猩猩之间。

（《人类的由来》，1871年，第201页）

为了促进人类“高等形态”的进化，达尔文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创立了*优生学运动*。优生学是一门旨在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善人类生物构成的“科学”。高尔顿主张根据父母的基因质量来规范婚姻和家庭规模。他认为，如果像对待家畜一样对人类进行控制性繁殖，就能培育出完美的人类品种。这种“优等种族”的概念被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付诸实践，他试图创造一个“纯种雅利安人”，同时对“劣等”的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德国政客和学者在世纪之交首次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为德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军国主义辩护。德国军国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德国与下一场战争*》中，以强烈的进化论视角赞扬了战争的种种好处。伯恩哈迪宣称，战争如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一样，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必然”，并且“它能做出生物学上的公正决定，因为它的决定基于事物本身的本质”。伯恩哈迪将和平仲裁的理念斥为“对自然发展规律的僭越侵犯”。

伯恩哈迪认为，对动植物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战争是普遍的自然法则*”（引自阿什利·蒙塔古，《*人类的演变*》，世界出版社，1961年，第76-77页）。伯恩哈迪的著作出版于1911年，获得了德国最高官方的认可和批准——三年后，德国将世界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法西斯主义中达到了巅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建立在进化论之上，这一点在他的演讲和著作《*我的奋斗*》中都有明显体现。将法西斯主义带到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也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支持了他关于暴力是实现有益社会变革的必要手段的信念。墨索里尼在他的演讲中反复使用达尔文主义的口号，并嘲讽和平努力，因为他认为和平会干扰自然进化进程。

如果不考虑社会达尔文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无法完整地讨论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极为推崇。1860年12月，卡尔·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宣称，《*物种起源*》是“我们自然史观点的理论基础”。1861年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为我提供了历史斗争的基础……不仅第一次对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给予了致命一击，而且还强调了其理性意义（引自康威·齐克尔在《进化、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和社会场景》，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86页）。

马克思最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三点是：1) 对宇宙起源的无神论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物高于国家，因此它要求无神论）；2) 生存斗争；3) 人类的进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的福祉必然会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这一盲目的过程而不断进步）。事实上，卡尔·马克思对达尔文的推崇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想将自己的著作《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达尔文婉拒了这份“殊荣”。

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依然显而易见。

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目前流行的进化论理论“间断平衡”中依然显而易见。（该理论认为，进化是通过突然的、幸运的飞跃式发展实现的，而这些飞跃式发展之间又被漫长的、几乎没有变化的时期所隔开。）最早推广这一理论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最近指出：

黑格尔的辩证法，经唯物主义语境解读后，已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国家哲学”。这些变革法则明确地强调了“断续性”，这与人类社会革命性变革的理论相符。鉴于这种官方哲学，许多俄罗斯古生物学家长期以来倾向于一种与我们自身观点非常相似，但又不涉及综合进化论的物种形成断续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我们当中有人从小就耳濡目染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或许也与我们的个人偏好有关。（《古生物学》 3:145-146）

当人类不再承认上帝是创造者时，他们通常会将功劳归于自然（进化论）。此时，自然不仅被视为“创造者”，也被视为人类道德和行为的准则。“自然之神”宣称，任何“自然”的事物都可以被视为“道德的”。（因此，选择性堕胎是道德的，因为自然界中也存在自发性堕胎。）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自然宗教（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式出现）的恶果是难以言喻的苦难和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这种悲惨的局面源于许多人“将上帝的真理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自然），不敬拜那造物的主”（罗马书 1:25）。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